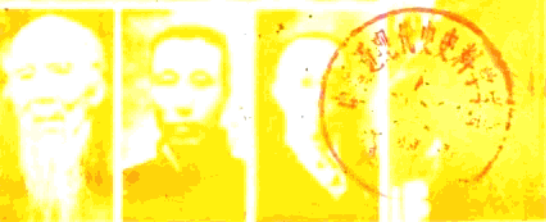


1803



湘潭县文史

第四辑

政协湘潭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目 录

纪念彭德怀诞生九十周年

铭记伯伯的教诲

——彭起超忆彭总……………赵志超（1）

彭总心想农民

——跟随彭总在响塘农村调查纪实……………戴 鼎（15）

彭总回乡纪事……………陈升早（25）

忆彭总……………李 贞（29）

彭德怀与段德昌……………王宝才（31）

教 育

毛泽东与湘潭教育促进会……………朱启袖（48）

毛泽东：《湘潭教育促进会宣言》……………（53）

私立焕新学校始末……………杨一家（55）

万青学校之源流……………唐霞嵩（59）

王凤喈与教育……………王理权 文 略（63）

我的督学生涯……………徐泽祺（68）

一个园丁的自述……………台湾 彭商育（71）

台湾教育家彭商育先生……………彭志坚（85）

工 商 经 济

旧时姜畚的工商业……………张 豫（87）

马家堰墟场今昔.....	马卓成 (94)
石潭镇“楚乾和生”经营始末.....	楚人何 (98)
我是怎样经营刘同义木厂的.....	刘立勋 (102)
花石“江西会馆”.....	何立勋 (106)

水 利

花石水库工程纪实.....	黄仲南 刘林章 (109)
---------------	---------------

武 装 斗 争

八路军三五九旅过烟台.....	王扬晖 (121)
湘中一支队第四团始末.....	谭 尚 (125)

敌 伪 活 动

日本侵略军在姜畲的罪行.....	张 豫 (139)
日军蹂躏我村见闻.....	陈常淮 (143)
涟南乡敌伪维持会的前前后后	河口区文史通讯组 (145)

往 事 漫 忆

我在大革命时期的小学生活片断.....	谭肇之 (153)
1948. 洛阳战役亲历记.....	徐增荣 (158)
五十年从医见闻.....	刘德安 (181)

人 物

黎松安传.....	赵志超 (189)
-----------	-----------

家世·····	(189)
交结文学少年·····	(192)
罗山诗社·····	(195)
“最早的印友”·····	(201)
邀齐白石画画·····	(204)
杉溪学校·····	(206)
结识樊樊山·····	(212)
在大革命时期·····	(215)
六十初度·····	(219)
京城邂逅齐白石·····	(221)
隐居榆庐·····	(223)
风范与家风·····	(227)
“儿为博士父诗人”·····	(231)
家道中落·····	(238)
息影田园·····	(240)
后记·····	(241)
人民的好医生梁国农·····	林惠珍 (244)
忆先父萧养晦·····	萧学良 (253)
刘起昆烈士生平·····	唐 汉 (260)
同盟会员康子建·····	陈本启 (262)
附：康子建晚年诗抄·····	(265)
湘绮老人与湘绮楼·····	黄 天 (266)
王壬秋轶事·····	张佩琳 (275)
追忆齐白石、黎锦熙两乡宿·····	赵浚川 (281)
忆阿翁黎锦耀·····	郭 敏 (284)
梁焕奎及其轶事·····	王汉枚 (288)
解元宾玉瓏·····	唐金鑫 黄仲南 赵钟灵 (294)

朱润章传略.....	朱光宇 (297)
龙山七子之一陈茯根.....	陈建纲 (299)
语言学家彭铎.....	萧栋梁 (304)
湘潭近代书法家简介.....	刘振涛 (306)
王纶之死.....	杨 嗣 (313)
我所知道的黄光煮县长.....	刘耀坤 (317)
王捷俊其人.....	王种国 (322)
海外赤子心	

——追忆先父彭培根先生

.....	印度尼西亚 彭康道 (325)
-------	-----------------

风 土 人 情

地灵人杰晓霞山.....	林子枢 黎金霞 (330)
后 记.....	(334)

图 片

- 彭德怀、周小舟1958年12月参观韶山，与当地干部群众合影留念
- 华侨陈成福先生在他捐款塑建的彭德怀汉白玉石像前留影
- 华侨彭培根先生率“加里答汝中华武术团”为赈募灾款举行武术及舞狮表演时演说的留影
- 国画大师齐白石与近代书法家、诗人黎松安合影
- 近代国学大师王闿运像
- 人民的好医生梁国农遗照
- 书法家杨钧为梁焕奎墓题写的墓碑
- 黎松安书法作品
- 封面照片：毛泽东、彭德怀、齐白石、杨度、黎锦熙

铭记伯伯的教诲

——彭起超忆彭总

赵志超①

彭起超同志是彭德怀同志的大侄子、彭荣华烈士的儿子，现为武汉空军某部师级离休干部。1986年6月，彭起超回到家乡湘潭，逗留了一个星期。笔者曾特地拜访他，听他谈起彭总生前对他的亲切教诲。

我的老家在湘潭县 石寨彭家围子，父亲彭荣华，是彭德怀同志的三弟，辈名清源，生于1903年，1940年被国民党杀害。母亲龙国英，解放后当选为省人民代表和军烈属劳动模范，1965年去世。

我原名彭康能，属康字辈，后来改名彭起超。我生于1928年，正是伯伯领导平江起义的那年。以后伯伯上了井冈山，我便在家靠打柴、看牛、讨米度日。

父亲被反动派杀害时，我才12岁，为寻找光明，我离开家乡，在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辗转到达太行山八路军抗日根据地。此后，我便在伯伯彭德怀身边生活、学习

①作者系本会文史专干。本文系根据彭起超口述记录、整理，并经彭本人审核。

和工作，接受伯伯对我的教诲。由于我在侄辈中居长，伯伯对我最疼爱，要求也最严格。他时刻都关心着我的成长和进步。“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打成彭德怀的“黑爪牙”、“孝子贤孙”。伯伯平反昭雪后，我到王震同志家作客，王老曾诙谐地对我说：“你这个孝子贤孙做到了没有？做到了，就是一个好共产党员！”

而今，伯伯的教诲仍时常回响在我的耳边。

(一)

伯伯平生最喜爱小孩，而他自己却没有生育儿女，他把自己的感情全倾注到我们这些侄儿侄女和其他革命烈士后代的身上。

我来到伯伯身边后，先是在部队当兵，而后才被送去读书。伯伯爱我疼我，对我要求严格，真是集慈母严父二者于一身啊！

1944年我来到了延安。记得我在延安中学读了一段时间的书后，正值胡宗南进攻延安。伯伯要我去前线打仗，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他把我交给三五八旅政委余秋里，又当着我的面说：“老余！我把这个小家伙交给你，请你管严点，决不能马虎，不然我会唯你是问！”

全国解放后，伯伯住在北京中南海，我妈妈龙国英从老家湖南赶来看望伯伯，伯伯热情接待了她。妈妈见伯伯没有儿子，便要求把我过继给伯伯为嗣，并说：“长子过长房好。”伯伯沉默了一下，坚定地说：“不必了，过继

与不过继，反正都一样！所有的革命后代，都是我的后代。”又说：“三嫂，请你放心，我会把起超他们带好的。”

伯伯除了抚育我的几个弟妹和二伯金华的一儿一女外，还同时收养了几个烈士的子女。记得在北京中南海时，伯伯经常给黄公略的女儿黄岁新买这买那，把岁新当亲生女儿一样看待。有一次，伯伯从外面买回两件雨衣，他先让左权烈士的女儿左太北挑选，再让我妹妹彭钢挑选。伯伯说：“岁新和太北的爹爹都牺牲早，太北的妈妈在外地，岁新的妈妈又有病在北戴河疗养，我们更应该好好照顾她们才是。”伯伯平时省吃俭用，把省下的钱，用来接济其他烈士的遗属和有困难的战友、亲戚，这已经是常见不鲜的事了。

(二)

在保卫延安时期，我曾担任过连长、营长，还负过伤，手掌至今仍留有伤痕。解放后，组织上送我进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

1952年，部队实行授衔。按理，我应当被授予大尉以上的军衔，但是——

一天，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到中南海伯伯家汇报工作，伯伯顺便问起我在学院学习时的表现。

“我那个宝贝侄儿学习怎么样？”伯伯问。

“很吃力，是基础差了一点。”陈赓同志说。

当陈赓讲到学院准备授予我上尉军衔时，伯伯十分慎重地说：“请你们再考虑一下，我的意见是授予他少尉军

衔。”陈赓说：“这是群众评定，党委审批的。起超他1942年参加革命，授上尉军衔并不算高。”伯伯认真地说：“根据他的德才，我看还是授予少尉军衔合适。”接着又“将”了陈院长一“军”，“你陈赓不要看我是国防部长、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就对我的亲属给予照顾呀！”陈赓被伯伯这么一“克”，便没作声了。

后来，军事工程学院党委采纳了伯伯的意见。

为了此事，我老不大高兴，认为学院党委有意压低了我的军衔，并去找陈赓院长“评理”。陈赓同志说：“你去找你伯伯谈谈吧！”于是，我带着闷气来到了中南海，找到伯伯说理。伯伯见我是为授军衔的事而来的，便习惯地板起了面孔，他眼睛一鼓，吼道：

“长伢子(我的乳名)！你是要官还是要革命？你出来是为了什么？你不是说要为你父亲和你二伯报仇吗？”

“中央军委有文件，军事学院给我定的军衔是符合文件精神啊！伯伯，你不是故意压我吗？”我有些愤愤不平地说。

“对你，我就是要压！跟我一起参加平江起义的，都压了！你是我的侄子，当然更不例外，并且还要严格一些！”伯伯还反复强调说：“我们共产党的军队不搞裙带关系！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军队，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不能伸手要官！”

然而，无论伯伯怎么说，我总是听不进耳，因为我觉得他把我压得过火了，真有点不近“情理”。我想不通，又去找伯伯，说：“你当国防部长，我彭起超就不当兵了，回

家种田去！”

“嘴！火气还不小哩！”

我赌气不理伯伯，整天躺在床上，不吃饭，让自己饿肚子。伯伯心疼了，和气地对我说：“起超，你对我有意见，可不能对肚子有意见啦！你说不当兵了，要是饿坏了肚子，怎么回家种田？”

我吃罢饭后，伯伯又来找我谈心了，他说：“你是我家里人，你还不能理解我！跟我参加平江起义的人，军衔都压了一级，那他们又该怎样理解呢？你要明白，这完全是为了顾全大局呀！”他又接着说：“你二伯父、你父亲，还有你贵哥（指我堂兄彭佩林）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连社会主义新中国都没有看到。你在新社会里，吃饱穿暖，党送你读书，还给你授军衔，给你军官待遇。你这是享谁的福呢？你要多想一想自己对革命、对人民做了些什么，还要想一想那些为革命献出了生命的先烈。在级别待遇面前，干部子弟要带个好头。”伯伯的一席话，说得我低下了头。

（三）

伯伯时常教育我们不要忘本，一辈子都要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我和弟妹的衣服总是缝了又缝，补了又补。我们吃的伙食也很普通，平时到大食堂买饭吃，只有节假日才允许加一两个菜。

1944年底，我在延安，部队发给我一套军装。由于练兵打仗，摸爬滚打，这衣服不久就破了，管理科的同志

这我送来一套新军装。我穿上，那同志说：“起超，你着给衣服挺合适的。”这时，正好伯伯来了，看我穿了新军装，说：“起超，把你那套旧衣服给我看看。”我惶恐地把衣服递给伯伯。伯伯一看，说：“这还可以穿，你把新衣服脱下来，晚上我来找你。”

到了晚上，伯伯来了，并带了针线、碎布和粉笔。他把我的旧衣服摊开在床上，在磨破的地方划上粉笔，再将碎布贴上，用针线一缝一绞，口子便贴紧了。“起超，你过来，伯伯教你补。”伯伯把衣服交给我，手把手地教我补起来，并说：“你学着补，慢慢就会补的。”我很不“里手”，补了几下，竟把前襟连着后页一块缝上了。伯伯说：

“这怎么穿呀！还是我来。”他又耐心地把它拆开，重新一针一线地缝着，直到缝好。“明天你穿上这套旧衣服，把那套新衣服送回管理科去。”伯伯把衣服递给我。见我仍在迟疑，于是又开导地说：“现在国民党搞经济封锁，棉花有困难，老百姓的衣服布匹都十分紧张，我们应当处处为老百姓着想。”听了伯伯的话，第二天我便把衣服上交了。

1945年重庆谈判时，我随王震同志到重庆；因工作需要，组织上特意为我购了一双皮鞋。谈判结束后回到延安，机场上欢迎的人很多，场面很热闹，我一下飞机，就见到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和伯伯，还有林伯渠、任弼时等同志，均到机场迎接。伯伯见我从重庆回来，很高兴。他把我上下打量了一遍，忽然注意到我脚上那双崭新锃亮的皮鞋，问道：“哪来的？”我回答说：“为方便工作，中共中央重庆办事处替我买的。”伯伯说：“起

超，你是要到白区工作了吗？”我说：“暂时可能不要去了。”“那你到枣园后，把鞋子脱下擦干净。送到管理科去。”可我怎么舍得把这双心爱的皮鞋交上去呢？我说：

“这是公家给我买的。”伯伯说：“那是工作需要。现在，你既不去白区，就不需穿这样的皮鞋了。你把它交了，别人还可以穿，这样可为公家节省开支。”他又说：

“我们当兵的，吃农民粮，穿农民衣，要五个农民才能负担我们一个啊！不为农民着想，不为农民减轻负担，怎么行哩！”我只好服了。

伯伯处处为百姓着想，时时想到勤俭节约。他不仅口里讲，而且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给我们树立榜样。他的一个牙刷用得连茬都差不多没了。我实在过意不去，便建议道：“伯伯，牙刷该‘换朝’了。”伯伯说：“不，还可以用。”接着，他跟我讲牙刷的制作工艺，讲制作牙刷的艰难。他说：“制牙刷要猪鬃，猪鬃要从猪身上取，一头猪，老百姓不知要喂多长时间。猪鬃拔下来后要加工，加工又不知要经过多少工序，才能变成牙刷。最后还需通过物资交换，才能到达我们手中。”哎，拿伯伯真没办法。

(四)

在保卫延安时，有一次，伯伯到西北视察一个连队，吃饭时，连队给伯伯加了一道菜——炒鸡蛋。伯伯没有吃，走到厨房见战士吃的菜中没有荤菜，便把炒鸡蛋倒在连队炒菜的大锅里，让大家分享。这虽然只有一碗炒鸡蛋，大伙每人还吃不到一点点，但战士们深深为伯伯的精

神所感动。

伯伯就这样，时刻想着别人，想着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解放后，有一次我到中南海去，伯伯留我在他家玩。我见他院子一棵海棠树上结满了熟海棠，便嘴馋起来，爬上树去摘了几颗。伯伯见了，批评道：“你不要一个人独吞了。这海棠树是工人们浇水、施肥培养出来的，他们流了那么多汗水，自己还没吃到果子呢。”

我在北京师大附中三部读书时，不慎将一块手表掉了，而这块表是我向别人借的。怎么办呢？当我把失表的情况告诉伯伯时，伯伯认真地说：“损坏东西要赔，掉了人家东西同样要赔。”于是伯伯将他收藏的宋庆龄同志赠他的一块旧表给了我。同时又给了我五块钱，说：“你把这块旧表配个发条修好，再给别人送去。”我点点都按他说的做了。（后来，我见那块表是宋庆龄同志赠的，很珍贵，便趁有点余钱时再买了块新表，将旧表赎了回来。伯伯平反后，我把这块表献给了故居陈列室。）

庐山会议后，伯伯从中南海搬到吴家花园居住，我和妈妈常去那里看他。每次去，伯伯总要留我们住几天时间。有时妈妈想出去看看热闹，伯伯便亲自把她送上公共汽车。妈妈有些不高兴，问伯伯为什么不能派辆小车。伯伯解释说：“车子是配给我办公用的。”你们到我这里来，我表示欢迎。但出去玩，我可不能用公家的车啊！”

(五)

全国解放后，伯伯担任了国防部长，他对祖国的海防建设非常重视。一次，伯伯到沿海前线视察，驻地有一个团，团领导治军不严，士兵不注意爱护武器，使武器生了锈。伯伯目睹此情，非常生气，派警卫员把团长叫去，狠狠批评道：“你是团长，怎么不管管你的士兵，好好的武器日晒夜露，盖也不盖，让它生锈？当兵的不爱护武器，打起仗来会成什么样子？我要撤你的职，送军法处处理！”伯伯声色俱厉，吓得那团长直发呆。吃午饭时，伯伯见团长没有来吃饭，便问那位团长的警卫员：

“团长怎么没来？”警卫员说：“他是怕您。”伯伯便去找那位团长说：“我刚才批评你，有对的，也有错的。批评你们不爱护武器，是因为你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撤你的职，送军法处，我没有那个权力，我错了。我向你承认错误。不过，你对我彭德怀有意见，可不能对肚子有意见呐，饭还是要吃的。”团长终于一起吃了饭。

伯伯虽然爱发脾气，但也不乏诙谐和慈祥。他的生活习性是早起，散步，饭后即办公。中午做做午睡。稍闲出去散散步。散步时步子很慢，头略向右偏，双手后背，象是思考问题，那样子，给人一种既严肃又幽默的感觉。

在延安时，有一次，伯伯拿出一本鲁迅的《阿Q正传》叫我看。我文化水平低，对文学一窍不通，对鲁迅作品尤其读得少，自然引不起兴趣。我看了几天也没有看进去，便把书还给了伯伯。伯伯问：“你全看完了？”

我回答道：“全看完了。”谁知伯伯事先做了手脚，在书中粘了两页。他把书翻开，只见那两页还照样粘着，便眼睛一鼓，骂道：“你撒谎！你是怎么看完的？”直骂得我两颊滚烫滚烫。他又说：“一个人要说真话，不要说假话，看了就看了，没有看就没有看。”伯伯的批评使我感到既难受又心服。

伯伯很喜欢我和弟弟妹妹去看他。我们每次去时，他总要到厨房里炒点好菜给我们吃。还跟我们谈思想，谈工作，鼓励我们好好学习，奋发向上。

（六）

在延安时，有次我跟伯伯一块去散步，他见到一棵核桃树，便高兴起来，他说：“核桃树的果子可以吃，又可榨油，十分营养，它的树干是直的，可以做枪托，不变形，我看做人也要象核桃树一样，心地要正直，要为党为人民多做事。”

庐山会议时，伯伯写信给毛主席反映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中发生的问题、以及干部中说假话、搞浮夸、强迫命令等现象。他认为当时有一种“左”的东西在破坏国民经济建设，造成了比例失调。伯伯完全是实事求是地反映情况，可是没想到这封信竟被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纲领，被打成反党集团头子、大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伯伯真想不通！他说：“我这个人，拿共产党的标准衡量做得不够，但有一条我是做到了，就是有意愿当面提，会上说，实事求是，敢讲真话，不背后搞鬼！”

“文革”中，伯伯身陷囹圄，面对林彪、江青一伙的迫害，他正气凛然，毫不畏惧。当时，陈伯达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批判伯伯是“资产阶级的同路人”、“大国沙文主义”。伯伯看后非常愤慨，骂道：“这家伙坏透了，完全是别有用心，造谣，陷害！”接着又给人民日报社打电话，斥责陈伯达说：“什么党的理论家？是文痞，婊子养的，靠整人起家！哪有这样的共产党员？！”可伯伯那时正是挨整的时期呀！

“千锤百炼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留得清白在人间。”伯伯非常推崇明末民族英雄于谦这首《石灰吟》，经常念这首诗。他在晚年病魔缠身，受到残酷迫害，最后含冤去世。他生前曾预料到自己的结局：“我的下场就是于谦的下场。”这话果真得到了验证。

(七)

伯伯幼年时因家境贫寒，只读过两年私塾，所以他时刻感到自己知识不足，必须抓紧学习，并告诫自己不能落伍。庐山会议后，伯伯闲居吴家花园，心里却时刻想着国家大事，想着重新工作，继续为人民服务。他不是劳动，就是走门串户，访问群众。为了将来更好地工作，他啃起了各种大部头的书籍，以加强自己的政治理论修养。他说：“我过去没时间学习，犯了错误。我现在有时间了，要好好学习，将来还可为党为人民做点事情，争取不犯或少犯错误。”他把大部分时间用来学习，刻苦攻读。从马

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经典著作，到中国近代史、人类发展史、世界史、各国军事史，以及现代科学和文艺书籍，无所不读。

伯伯还对我说：“起超，你要好好学习，不要象水上浮萍到处飘，也不要象竹子一样外面好看里面空虚啊！”

伯伯看过的书中，大都划满了杠杠和圈圈点点，还写了眉批。他曾把一本自己阅读过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艾思奇著）交给我，说：“你读了中学、大学，学了一些知识，帮我看看我写的眉批对不对？不对的，你把它指出来，我们一起来改正。”我照他说的做了。伯伯就是那样，既谦虚又认真。这本书现存军事博物馆。另外，还有他读过的《哲学词典》、《政治经济学》等书也存在军事博物馆。伯伯认为书中有错误或欠妥的地方，都划了杠杠，作了眉批。

伯伯晚年住在京郊挂甲屯的吴家花园。这是明末吴三桂小老婆住的地方。名曰花园，实际由于年久失修，园子早已破败，野蒿丛生，亭台颓废。伯伯在这里除读书外，还想着继续为党工作。他对自己问题的澄清，寄予了希望。他开始起草那八万言的“翻案书”。写完后，他叫我抄。我替他抄了一大部分，剩下的一小部分，是他一位姓赵的小车司机替他抄的。

在给伯伯抄“翻案书”的日子里，我每天足不出户，专心致志地抄。我知道这八万言信里凝聚着伯伯的心血，倾诉着伯伯不平的心曲。但因为篇幅过长，抄得挺闷。伯伯见状便拿来几包大中华香烟叫我抽，以此解闷。伯伯见我抄累了，又叫我休息一会，或出去散散步，或下一会儿